

益陽縣文史資料

5

八牒地靈鯨水鑑
物華天寶洞庭波
鼎新革故光史冊
革命光輝楚圖多

九十三步張國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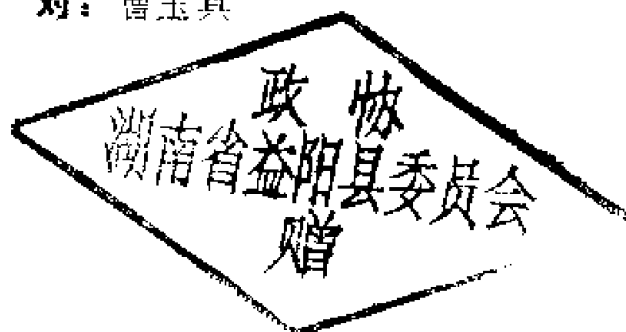


政協湖南省益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益阳文史资料

第五辑

编委：郑绍周 唐德祥 臧筱春
陈梅川 蒋茂华 黄瀚清
鲁岳岩
审稿：李乐道
责任编辑：郑绍周
校对：曹玉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益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益阳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益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益阳县印刷二厂印刷

1988年12月出版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

字数100000 印数1000

湘益地内刊登记证第15号

EAGG/36

敬啟

不必注意。偶有翻到，我置之
看关的一页，竟多有随意改了
不行的。前万一中有一回，我
不必说更在也。书家

修國史，
文吏皆斜，
亦得很好，
提

周冬城上

2017

益阳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目 录

人物春秋

周谷城老教授回故乡	杨金龙	1
德厚才高一代师——访周谷城老教授	刘谷东	6
罗瑞卿副总理视察益阳	李古泉	12
曾三同志回益阳	何宗亮 文后昆	14
故土芬芳——访曾三同志	刘谷东	19
略记与胞叔彭铭鼎共同生活片断	彭少华	23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回忆陈炳辉同志张葭生 刘梦天邓呈祥 刘绍邦		31
姚陵华传略	叶兰桂	38
省劳动模范蔡见龙传略	陈祖恩 郑绍周	41
曾寅生传略	唐润鸿 胡德生	44
五十年前悲惨旧事——作家叶紫困居益阳	臧筱春	47
欧阳笛渔	唐德祥	50
爱国诗人徐樵汕	怀 湘	62
附：《待月楼诗存选读》序言	王 棣	72
陈世谟先生传略	陈楫川 陈碩孚	74

刘楚藩先生传略	黄瀚清 76
蔡希程先生传略	黄瀚清 79

文化教育

从事旧教育工作的回顾	张德阶 84
回顾图书工作三十四年	徐克璠 96

经济建设

公路建设情况简述	刘履祥 101
衡龙桥今昔谈	陈楫川 106
今昔七里江——简记七里江石灰采掘锻烧史	夏陆英 陈百岁 109
鱼形山水库修建始末及其功用	黄瀚清 112
一方农民幸福之源——记祥云山水库	陈述琳 115
横堵资江引水救苗——记我县一九七二 年抗旱夺丰收一角	唐润鸿 118

历史沿革

民国时期益阳的审检机构	江渭滨 周国晨 121
益阳县工商业联合会简况	胡美仁 125
益阳故城初探	周晓华 129
官保第	蒋茂华 李健君 136
枫林桥	陈寅斌 141

周谷城老教授回故乡

—杨 金 龙—

“就和百姓一个样”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又恰逢是一个大好的晴天。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回到了阔别二十八年的故乡——湖南省益阳县上湖乡长湖村的周家围子。

上午十时许，我从乡下回到乡政府，看到乡政府门前停着一辆“上海”牌轿车和一辆“北京”吉普，一位白发苍劲的老人走下车来，正在向行人问路。目睹此情，我想这位老人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物。于是我上前去握着老人的手说：“您要往哪儿去？”老人说：“往周家围子是走哪条路？”老人讲的是一口上湖腔，真是“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时我想起了长湖村有个周谷城教授，于是我蛮有把握地说：“您是周谷城老先生！”“是的，老朽正是。”周老十分谦虚地回答。“那好，我陪您去。”我回答着，就坐上了“北京”吉普车在前面领路。陪周老一同来的是湖南省人大秘书长李强，李强是搞过省公安厅长的，他特别注重周老的安全，并询问了我的身分及社会治安情况。当车行到龙山村赫马组时，一段公路崎岖不平，车子颠簸得十分厉害，我们下了

车，李强说：“路不好走，算了吧？”我说：“老人年迈，回家的机会不多，而且离家也不远了，一定要去。”于是，我当即喊了五六个社员，把路平了，使车子顺利通过。上午十一时许，周老十分高兴地跨进了久别的家门。

周老家中有两个堂兄弟即周学谦和周学让以及两个老弟媳妇和侄儿周强。周老一进家门，家里顿时热闹起来，久别重逢，问长问短。周老的夫人李冰伯同志还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香烟、糖果进行招待。侄儿周强忙着去捞鲜鱼，结果捞了一条两斤重的才鱼。周学谦还弄来了盐鸭蛋、酱豆子和擦菜子、腊肉等家乡特产。吃饭时，周老说：“这些菜最合我的口味。”接着又来了一些看热闹的人，其中一位八十来岁的姨姐，与周老相识。周老随即掏出一张“工农兵”与她，说：“没有带什么东西给您，您就随意买点什么东西吃吧。”周老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没有一点学者味道，更没有一点官架子。来时也没有通知地委和县委，乡政府更不知道。我埋怨地问李强秘书长说：“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李强同志说：“周老有吩咐，不要惊动地方。”我听了以后，感慨万千，过去的州官衣锦还乡，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何况中央官吏呢！然而我们政府的官员却是悄悄地还乡，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四句话：

周老回故乡，
俭朴简装，
不通知，不声张，
就和百姓一个样。

“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大势已成，你做得对。”

闲聊中，周老得知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时，就风趣地说：“四十年前，我同你是同学嘛！”因为周老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我说：

“您是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又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而我是一名无名小卒。”他说：“我也是老百姓。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大势已成，你能作出榜样，值得敬佩。”周老的话对我鼓舞很大，这些年来，我之所以一直自愿在区乡工作，就是铭记了周老的教导，并且下决心在农村奋斗一辈子。

深深怀念毛主席和刘主席

谈话中，周老还不断提到毛主席和刘主席。话语中充满了对两个主席的深深怀念之情。他说：“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毛主席总是要请我到他家作客，主席喜欢吃红薯，喜欢游泳，我一坐就到深夜。我和主席是老同事，还在长沙时，我们都在湖南一师任教，他当小学部主任，我教师范部英文及伦理学；在广东时，他办农民运动讲学所，要我当教员未就，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巡视江南，也没有忘记我。一天晚上十二点钟，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电话，说是有人找我，我不知道犯了什么事，结果坐了几十分钟汽车，又坐了几十分钟飞机到了杭州，见到了毛主席，我心中的石头才放下来。当晚我们谈了许多话，谈得很晚，第二天天还未亮，主席就敲我们的门说：“上海来的客人不要回去了，江华请客。”在谈到刘少奇同志时，周老悲愤地说：“少奇死得太惨了，死的时候骨灰盒上的名字也没有，真是太惨了。少奇同志和我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十二人，今天只有我和马寅初

了。马老现在神智不清，肯定死在我的前头。少奇同志是个天才，死得太早，太惨了。一个国家主席，死得不明不白，四人帮太狠毒了！”后来我到宁乡花明楼刘少奇同志的故居参观时，讲解员说：“少奇同志被赶出北京时，身患重病，全身只穿一条短裤子，曾对身边的人说：“我参加革命时一无所有，现在仍然一无所有，好在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是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不循私情”

周老有一个堂侄儿叫周强，现为民办教师。周老称赞说：“民办教师为人民好。”周强恳求周老，要转为公办教师时，周老说：“民办，公办都是教师，都是教书，民办有什么不好。”之后周老没有向任何人打过招呼，求过情，周强至今仍为民办教师。上湖中学，这是周老为之写过校牌的学校。学校师生想改善办学条件，曾几次上书和派人去北京求援周老，希望周老运用自己的影响找有关单位拨点钱，周老均一一拒绝。他后来给我的信中写道：“经费问题”带普遍性，上级如有补贴，当有规章可循，望随时留意，能得多少补贴则善矣。吾以远在三千里之外，不应随便说话，尚祈原谅。”周老对私事、家乡事，就是这样正确处理的。

下午四时许，周老驱车返回长沙。我写了一首小诗寄给周老，其诗曰：

周老离故乡，
思念非常；

关山重，路途长，

祝周老长寿健康。

后来周老写了一首诗寄给我，其诗曰，

御侮图强一百年，

兴中毕竟要科研，

人才不是从天降，

教育还须猛着鞭。

编后语：我县第四辑文史资料出刊后，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还亲笔寄信给文史委负责人，既有勉厉，又对他自己的一篇与史实不符之处，一一加以改正。为此，本辑特将《周谷城老教授回故乡》一文按改正后的文稿重刊，以免史料失实。并向读者兼致歉意。

德厚才高一代师

——访周谷城老教授

刘 谷 东

今年四月，我们带着家乡人民的重托，从洞庭湖边来到首都北京，专程拜访益阳县籍的革命老前辈。四月三十日上午，我们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的接见。

我们一走进客厅，周谷老就兴致勃勃迎了上来。他霜满两鬓，精神健旺，双手抱拳施礼，连声说：“家乡来的稀客，欢迎，欢迎！”他满口乡音，满脸笑容，向我们投来信任的目光。周谷老不戴眼镜，站着看完了我递上的介绍信，逐个认识了同来的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你们的来意，我已经晓得了。你们要搞名人档案，要我的生平和文章、照片。好，我已准备了一些，就给你们拿来。”眼前的周谷老，嗓音清亮，神情爽朗，动作麻利，一点儿也看不出是年已九旬的老人。他不要身边的秘书警卫员代劳，自己健步上楼拿书去了。

不一会儿，周谷老大步走进了客厅，手里抱着一叠书。他边走边讲：“你们可能搞不清我这些书的首尾，我来讲解五分钟。”他手中抱着书，仍是站着讲，这三本书，是我的著作，送给你们。这几本书上，有我的传略、生平，供你们

参考。”他一本一本翻着预先折好的书页，指点讲解他亲笔批注的地方，我们抓住时机，抢拍了几个镜头。

我们刚接过书，在一旁等候的工作人员就催周谷老启程。原来，周谷老已接到中央统战部的会议通知。我们原准备和周老多讲几句家乡话，已经来不及了，赶紧拿出一点家乡摘的谷雨茶，想送给老人表表心意，周老连忙摇手说：

“不要送礼，送礼受礼都是要犯错误的。我在中央当官，你们在地方当官。你们如果爱护我，支持我，就要支持我革命到老，切不要搞不正之风。”推来推去，周老执意不收。这时，工作人员再三催他，周老只得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今天这个会很重要，一定要去，失陪了。”老人家习惯地戴上墨镜，拄着拐杖出了门。我们依依不舍地目送着他登上了等候的轿车。

回到客厅，我们一边品尝着周老夫人李冰伯先生递上的热茶，一边环视客厅四周：靠墙的两排书架上、桌子上，摆满了书，茶几上、地板上放着书。在这书的小天地里，那书架上的石雕、唐三彩格外引人注目，房中的盆栽樱花，兰草更有生机。李老领我们上了楼，走进周谷老的书房、卧室。窗台上、书柜里堆满了书籍和他的著作及手稿，桌上地下铺着他新近书写的条幅、题词，有的墨迹还未干。李老告诉我们：周谷老这样忙，还坚持天天练书法，还在酝酿着著书、写论文哩！“真不知老之将至！”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是呀，这话可是周谷老在七届人大上讲的啊！”李老接过我们的话说，“他是个闲不住，忙不赢的人，他要再活五十年，还要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是的，事有所成，功有所就，少年立志，老当益壮，为人类幸福而艰苦奋斗，这种气质是

中国人民的本色。周谷老正是这么一种气质。

周谷城于1898年9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汾湖洲一个贫农家庭，从小聪颖好学。由于家贫，七岁时才进本村的一所周氏族立两等小学，在那里读了八年书。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在那里攻读了四年。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时代，周谷城就志趣广泛，对英语特感兴趣，古文，美学也有研究。1918年在北师大校刊上发表了《论美学》。1921年春，他离开北师大，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英语兼伦理教员。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从此，他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受毛泽东的影响，周谷城于1926年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兼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1927年春，他在武汉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工作。1927年秋到上海，为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民铎杂志》《东方杂志》撰稿，进行反帝爱国斗争，以翻译及卖文为谋生手段。1930年起，周谷城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任历史学系主任及教务长。1952年1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49年9月，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以后，他曾被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第一、二届政协常委，三、四届政协副主席，又被选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四、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六、七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又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史学会第一、二届常任理事，第一任执行主席，上海市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

会会长。

回到住地，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一本一本翻着周谷老送给我们的书。他送的著作是《中国通史》、《周谷城史学论文集》、《中国近代经济史论》，刊载有周谷城传略的，一本是他亲笔题写书名的《中国教育名人传略》，还有《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还有一本《相遇贵相知——中共领导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故事》，第一篇就是周谷城的文章《毛主席对我的鼓励》。

周谷老的专著有十多种，论文有二百多篇，人们熟知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是他的代表作，是在逆境中“通”出来的。周先生在暨南大学任教时，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校长撤了他系主任职务，周先生就转而埋头写《中国通史》，1939年公开出版发行。当时史学界评论为“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录采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三个未曾”点出了《中国通史》的精华所在。书刚出版，新系主任就以“书中有马克思主义嫌疑为由，禁止周先生讲授这门课，责成他教世界历史。人身上潜藏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往往要伴随着伟大的目标和勇敢的实践精神。周先生又潜心研究世界史了。四十年代，周先生在复旦大学撰成了具有新格局的《世界通史》一、二、三册，他列举了中国、印度、尼罗河流域等六个古文化区，向欧洲中心论公开挑战。在现代著名史学家中，唯独周先生一人著作并出版了两部通史。

周先生不仅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还是著名的美学家，他对史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等，都有颇深的研究。他博采众议，学海拾珠，自创新说。他历来十分

注意史学与美学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艺术是艺术家创造的，就创造而言，两者相同，而其理想实现的结果不一样”。根据这一基本观点，周先生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独树一帜，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

“无差别境界”“使情成体说”等见解，（汇集于1980年出版的《史学与美学》），并与姚文元等人在上海开展了公开论战。由此而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回顾学术界论争这段历史，周谷老深有感慨，曾写诗抒怀：“学书学剑也成才，建设还须有壮怀，博大精深原不易，争鸣端为百花开。”

周谷老执教六十余年，教授生活五十多年，他学术博大精深，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今，他仍壮心不已，朝气蓬勃，近年发表论文十多篇，还酝酿着新的著作计划，他时刻顾及史学工作的继往开来，心系着祖国的新一代。在一次全国人大代表会上，周谷老激昂地说：“我们这些人应负起教育青年的责任。最近一段时间，我到处在发表五分钟演说，主要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一百六十年，前八十年处处挨打，屡战屡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我们屡战屡胜，步步走向胜利。为什么前后两个八十年，情况截然相反，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事实谁也否认不了。我们要耐心教育青年，明白这两条，许多思想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周谷老所关心的，所论述的，正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事业希望所在！

周谷老时时心系着祖国的年轻一代，更关心着家乡的人民。老人家久居上海、北京、却经常与家乡人民书信来往，

心心相连，曾多次为家乡题词，勉励家乡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为益阳县第一职业中学，上湖乡中学题写校牌，并写信说：“从知新办的初中成绩很好，令人高兴。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一心一德，继续努力，作出更好的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谷老以耄耋高龄，还曾两次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家乡。一九八二年五月，周谷老及夫人李冰伯先生，从上海坐车到达长沙后，第天就由省人大常委秘书长李强陪同，驱车前往家乡上湖乡长湖村。回到家乡，周谷老满口乡音，和乡亲们谈家务，论国事，非常亲切。所见所闻，由衷高兴。周谷老对陪同的同志说：“我家乡的烂泥湖，现在居然建设成了一片良田，处处郁郁葱葱，苗壮鱼跃，这是我料想不到的。”“幼年时，我的家乡大多数年头遭洪水和干旱侵害，收成很差，就是丰年，每亩稻谷四至五百斤就到了顶。如今，水旱基本控制，人人安居乐业，一亩上千斤，千多斤。这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带来的好处。是党的现行政策和科学种田起了作用。”周谷老看到家乡的巨变，心绪难平，当即挥毫赋诗：“闻说城乡似剪差，今来乡下作深查，从知形势天天好，足食丰衣百万家”他非常愉快地对别人说：家乡可爱，家乡的山好，水好，人更好”